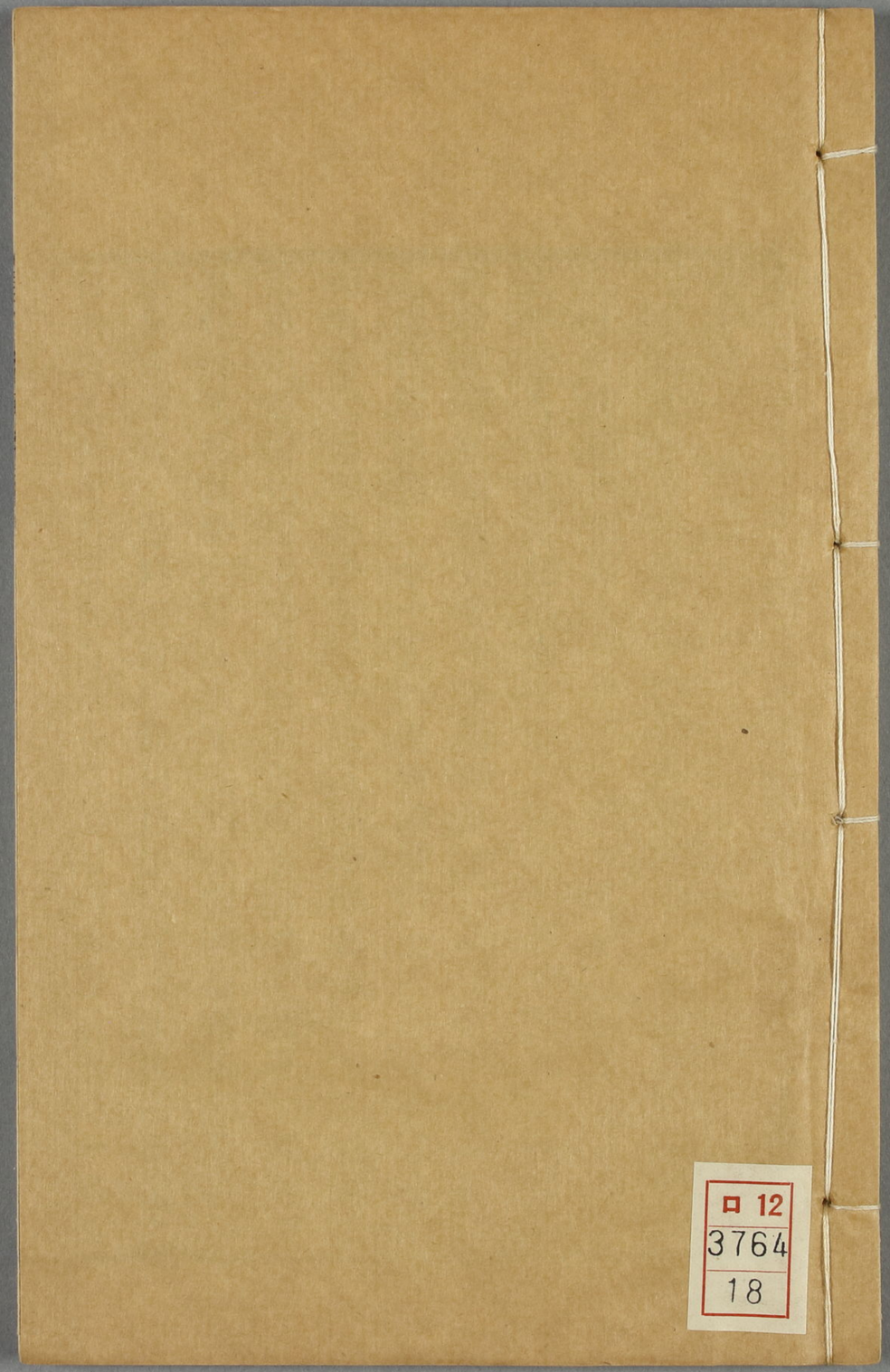
口 12
3764
18

春秋大事表總敘

憶棟高十一歲時先君子靜學府君手抄左傳全本授讀曰此二十一史權輿也聖人經世之大典於是乎在小子他日當志之年十八受業紫超高先生時先母舅霞峯華氏方以經學名世數舉春秋疑義與先生手書相辨難竊從旁飫聞其論而未心識其所以然二十一先君見背讀儀禮喪服旁及周官戴記而於春秋未暇措手年二十七八執筆學爲古文始深識左氏文章用意變化處而嗤近日所評提掇照應者爲未脫兔園習氣然於先君提命之旨及兩先生所往復辨論者未之及也雍正癸卯歲蒙　恩歸田謝絕勢利乃悉發架上春秋諸書讀之知胡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蓋卽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

D12
3764
18

木下申也氏
1991.4
寄贈

91-51

其背違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謂夫子以布衣而擅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卽位爲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貶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讎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卽非人心同然之春秋又春秋强兼弱削戰爭不休地理爲要學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識南北也雨雹霜雪失時爲災蒐田城築非時害稼時日尤重學春秋而不知時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用是不揣愚陋覃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客遊周歷燕齊宋魯陳衞吳楚越之墟所至訪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則詢之遊人過客輿夫廝隸乃始刱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吉禮表詳列十二公卽位或不書卽位明夫子當日皆是據實書以正聖人以天自處貶削君父之謬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歷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春秋一百四十國之地里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雜然繁夥列吉凶賓軍嘉五禮表以紀春秋天子諸侯禮儀上陵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邱甲而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强臣竊命損下剝上之實霸統興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盟凡五交兵凡七表以紀春秋盛衰始終矜詐尚力强弱并吞之世變晉楚爭衡互爲勝負其當國主兵事者左

氏備載其人列晉中軍楚令尹表以志二國盛衰强弱之由宋鄭爲天下之樞晉楚交爭宋鄭尤被其害子產有辭而諸侯是賴向戌爲弭兵之說而中夏遂靡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周室頹綱魯亦守府自襄王錫晉南陽而勢益不振魯自僖公賜費而季日益强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漸禘卽祫祫卽禘一祭二名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尊祖禘祀之樂歌斷無稱母而不稱父之理著禘祫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杜孔尸[illegible]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義殊不知文姜哀姜之罪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況上下截去一字人復知爲誰

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以俟後人推測之理列闕文表以一埽後儒穿鑿支離之翳三傳各執一說黨枯護朽此是彼非使學者茫然岐路靡所適從列三傳異同表酌以義理衷於一是以祛後日說經雷同偏枯之弊蠻夷戎狄種類雜出地界既殊稱名復混列四裔表別其部落詳其姓氏以正史遷允姓姬宗目爲兄弟之妄戰爭滋興技巧益甚決機兩陳制變無方列兵謀表以志孫武吳起六韜三略之始文王四羑里而演周易周公成王業而作詩書一時學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者經說傳義之祖大河遷徙從古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已未爲魯宣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者六國獨係於衛列河未徙與已徙二圖以志春秋

與禹貢河流遷變之自此皆有關於經義之大者既著敘論百餘首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蓋余之於此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爲之者又十五年始知兩先生於此用心良苦先母舅霞峰先生博稽衆說無美不收高先生獨出心裁批卻導窾要皆能操戈入室洞徹闇奧視宋儒之尋枝沿葉拘牽細碎者蓋不啻什伯遠矣余小子鈍拙無似得藉手以告其成以無負先君子提命之旨與兩先生衣被沾溉耳濡目染之益謹述其緣起以識於首簡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乾隆十三年戊辰八月錫山顧棟高書

春秋時令表敘

春秋開卷書春王正月議者紛然蔡氏尚書傳既主不改時改月之說而文定傳春秋又謂夫子虛加春字於月之上謂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時之意是皆攷古未核惑於冬不可爲春之疑遂至輾轉相誤也後漢書陳寵傳有曰天開於子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闢於丑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生於寅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爲春明矣而謂周有天下更姓改物於履端初始稱冬十一月以號令天下一年之內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矣而謂夫子爲周之臣子改冬爲春改十一月爲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以訓也今試

以經文最顯然者證之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是夏正則震電不爲災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是夏正則無冰不足異矣蓋自王朝之發號施令列國之聘享會盟與史官之編年紀月較若畫一其餘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祀烝嘗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若桓四年春公狩于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此皆其歷歷可見者而傳文內閒有一二從夏正者蓋亦有故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傳書秋劉氏敞謂臣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致與經錯異可見當時諸侯亦不盡用周正孔氏穎達云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朔先儒謂宋行商歷晉行顓歷顓歷卽是建寅故傳書晉國之

事多有從夏正者若卜偃與絳縣老人之言可證也要自其國通行已久習俗使然三代原所不禁而其告於王朝則一稟周之正朔左氏特採錄列國之私史其史官之紀載未經改正故致偶見此一二耳無容以爲不改時月之驗也其經文則與尚書符合斷然周正無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夫子未筆削以前魯史原名春秋可見以春首時片言破的諸儒無所置喙矣輯春秋時令表第一

春秋大事表目錄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春秋時令表卷一　附旁通諸經　毛詩　尚書　易經　周禮　其七種　禮記　論語　孟子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一　隱　桓　莊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二　閔　僖　文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三　宣　成　襄
春秋朔閏表卷二之四　昭　定　哀
春秋長歷拾遺表卷三
春秋列國疆域表卷四
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卷五
春秋列國大牙相錯表卷六上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卷六中
春秋列國犬牙相錯表卷六下 附列國地名考異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一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二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三
春秋列國都邑表卷七之四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上
春秋列國山川表卷八下
春秋列國險要表卷九
春秋列國地形口號
春秋列國官制表卷十
春秋列國姓氏表卷十一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上
春秋卿大夫世系表卷十二下
春秋刑賞表卷十三
春秋田賦軍旅表卷十四
春秋吉禮表卷十五
春秋凶禮表卷十六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上
春秋賓禮表卷十七下
春秋軍禮表卷十八
春秋嘉禮表卷十九

春秋五禮源流口號
春秋王迹拾遺表卷二十
春秋魯政下逮表卷二十一
春秋晉中軍表卷二十二
春秋楚令尹表卷二十三
春秋宋執政表卷二十四
春秋鄭執政表卷二十五
春秋齊楚爭盟表卷二十六
春秋宋楚爭盟表卷二十七
春秋晉楚爭盟表卷二十八
春秋吳晉爭盟表卷二十九
春秋齊晉爭盟表卷三十
春秋秦晉交兵表卷三十一
春秋晉楚交兵表卷三十二
春秋吳楚交兵表卷三十三
春秋吳越交兵表卷三十四
春秋齊魯交兵表卷三十五
春秋曹邾莒交兵表卷三十六
春秋宋鄭交兵表卷三十七
春秋城築表卷三十八
春秋四裔表卷三十九
春秋天文表卷四十

春秋五行表卷四十一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一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二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三
春秋三傳異同表卷四十二之四
春秋闕文表卷四十三
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卷四十四 齊滅紀始末 鄭滅許始末 宋滅曹始末
春秋亂賊表卷四十五
春秋兵謀表卷四十六
春秋左傳引据詩書易三經表卷四十七
春秋杜註正譌表卷四十八
春秋人物表卷四十九
春秋列女表卷五十終
春秋輿圖

春秋大事表目錄終

新陽汪之昌
漢州張祥齡 校

讀春秋偶筆

春秋一書一以存綱紀一以紀世變如吳楚本僭稱王春秋止書曰子又如吳楚之君不書葬此聖人之不因魯史特削以示義所謂存綱紀也又有世變所趨不得不存之以紀其實如楚始書荆人繼書楚人後書楚子此因其勢漸盛交通于中國魯史書之聖人亦因而不變所以紀世變也若概書曰荆則蠻夷猾夏之實轉不可得而見乃或以爲嘉其慕義而進之或因一事之合禮而褒之皆非也罪莫大于觀兵問鼎而聖人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諸儒又將何說哉

春秋中葉或前書楚子後書楚人又書楚師後又復書楚子諸儒以爲褒貶所係皆非也如城濮柏舉俱戰稱楚人敗稱楚

師葢立文不得不如此爾其餘或書爵或書人以君不在而
大夫將則稱人或以討賊之義予之則稱人宣十一年楚人
殺陳夏徵舒如蔡人殺陳佗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閒有君
將而亦書人者如齊人伐我北鄙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圍宋亦義存乎其事初不以稱人爲貶如以爲貶則楚子蔡
侯次于厥貉滅蕭伐宋圍宋其憑陵上國甚矣聖人反書爵
以予之乎

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如子同生肆大眚鄭棄其師成宋亂
宋災故王室亂終春秋不再見此聖人之特筆不必屬辭比
事而可知者也有屢書再書不一書以見義者如桓五年齊
侯鄭伯如紀至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首尾凡十七年書紀

凡十四事著齊首滅國而紀委曲圖存終不得免憫紀之亡
而傷齊之暴也桓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嬴至冬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一年之中連書六事皆爲昏文姜莊二十二年及
齊高侯盟于防至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二年之中連
書十四事皆爲昏哀姜志閨門之禍謹履霜之漸詔天下後
世以閑有家之道也自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至莊元年
王姬歸于齊兩年之中連書九事志魯桓之見殺于齊而魯
吞聲飲恨爲可憐而可痛也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禚至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
志齊襄之淫恣夫人之無恥而魯莊之忘父事仇縱母淫奔
更會狩會伐以取媚至元凶就殛而後巳爲悖天而逆理也

自莊九年齊人殺無知至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志莊公之忘父仇而欲定仇國納子糾又見殺與齊爲難至桓公定伯而後已也自僖十七年齊侯小白卒至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首尾十一年連書凡三十四事志宋襄嗣伯無功荆楚暴横莫制諸夏瀾倒汲汲有左衽之憂而晉文之出爲刻不可緩也自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至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兩年之中連書凡二十三事志晉文之一戰而伯諸侯翕然背楚歸晉如日中天患楚之深故予晉之亟也自僖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殽至文五年楚人滅六六年之中書晉秦楚三國凡九事志秦晉搆難晉人失援而楚得滅江滅六鴟張無忌也

自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首尾凡十八年書晉楚凡二十事志楚莊桀驁晉伯中衰楚得挾義聲以鞭笞列國馴至入陳服鄭并得宋幾有天下之半也自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至宣十八年歸父還自晉及笙遂奔齊九年之中書歸父凡八事志宣公德襄仲而寵任其子主會盟專征伐頓出季孫之上卒至力小任重謀去三桓君薨而身見逐也自成二年楚公子嬰齊會十二國之大夫于蜀至襄二年公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首尾凡十九年書晉楚凡十一事志楚勢鴟張鄭尤屢服屢叛雖以鄢陵之勝而不能得鄭必扼其要害而後乃服從也自襄元年圍宋彭城至十一年會于蕭魚書晉楚魯宋陳鄭凡

三十四事志晉悼再伯勤宋以爲伯之始服鄭以爲伯之終
晉盛而楚不能抗也自昭二十二年天王崩王室亂至昭三
十二年城成周首尾十一年書朝猛敬王凡十四事志王室
不綱晉亦失伯不能急救天家之難陵遲至十年之久也自
昭二十五年鸜鵒來巢至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首尾凡八年書昭定之廢立二十四事志季之
强橫昭之屈辱而天下無伯之非細故也自哀元年仲孫何
忌帥師伐邾至八年歸邾子益于邾八年之中書邾魯凡十
一事志三家死君忘父定公骨未寒而殘虐邾國卒至吳齊
交伐而後乃悔禍而存亡國也此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
漸之時勢眞如枯旱之望雨聖人之意自曉然明白于字句

之外而豈以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爲褒貶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
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荆楚交熾賴齊桓出而
後定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荆
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
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
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
衛孫甯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爲戰國矣孔子謂
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實一部春秋之發凡起例
逐年有發端逐代有結案有起伏有對照非可執定一事以
求其褒貶也

春秋大患在楚堪敵之者惟晉然必晉與秦合而後可制楚僖二十八年書晉侯宋公齊師秦師戰于城濮晉秦合志晉伯之所以盛文十六年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楚合志晉伯之所以衰此對照也中原之要害在宋鄭晉得鄭則可屏蔽東諸侯楚得宋而患且及魯宣十五年夏宋人及楚人平而其年春公孫歸父先會楚子于宋此楚伯之極熾也襄十一年諸侯會于蕭魚而楚旋執鄭良霄不復以鄭爲事此晉伯之極盛亦一對照也齊伯息而宋興宋襄死而晉興晉成景不競而楚莊熾楚莊死後幾及二十年而晉伯復盛此起伏也齊合江黃爲召陵之師而江黃卒見滅于楚晉合齊秦以戰于城濮遂一戰而伯此對照也秦自殽之戰仇晉而與楚

合晉伯不競者數十年晉不得不逼吳以牽楚成十五年會吳鍾離此發端也至哀十三年晉楚俱衰而吳復熾與晉爭伯黃池之會此結案也齊桓之發端在北杏首欲得宋慶爲興師伐鄭伐鄆至僖十五年牡邱之盟宋卽伐曹以與齊貳此結案也宋襄之發端在鹿之戰以立孝公攘齊之伯至敗泓之後齊卽伐宋圍緡此結案也晉文之發端在踐土以尊王迨其末也昭三十二年會諸侯城成周亦以勤王室此結案也夫子直書其事而天下之大勢起伏自見褒貶卽存乎其間矣

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

自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此發端也至定四年蔡

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是結案
志蔡之積怨而能報楚而衰卽寓其中矣自僖十九年陳人
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發端也至昭八年楚師滅陳是結
案志陳之招楚適自貽患而貶卽寓其中矣隱十一年鄭伯
入許此發端也至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是結案志鄭之
志在吞許歷二百八年之久而卒滅之以著鄭之暴而中間
之許叔入許及許之四遷鄭之屢次伐許圍許皆其聯絡照
應也僖十五年宋人伐曹此發端也至哀八年宋公入曹以
曹伯陽歸是結案志宋之志在并曹歷一百五十九年之久
而卒滅之以著宋之暴而中間之盟于曹南及屢次之圍曹
伐曹皆其聯絡照應也成七年吳伐郯此發端也至哀十三
年於越入吳是結案志吳之暴興而亦速斃而中間之入楚
破齊與晉爭伯皆其條忽變幻也隱四年書翬帥師而十一
年有鍾巫之禍宣二年書公子歸生帥師而四年有解竈之
禍宣元年書趙盾帥師趙穿帥師而二年有桃園之禍成六
年八年九年連書晉欒書帥師而十八年有匠麗之禍此起
伏之在十年以內者蓋弒君有漸其大要在執兵權不至弒
君不止滅國亦有漸其大患在數侵伐不至滅國不止聖人
灼見諸國之時勢亂賊諸人之心事而次第據實摹寫之故
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盟會不書公左氏俱以爲諱不知此經文偶闕公字耳公穀現
有公字又當如何立說國惡莫大于成宋亂及文姜之如齊

如莒此而不諱何獨諱此乎

余於先儒及近代春秋說瀏覽幾遍然十分愜意者頗少惟孫明復孫莘老及陳君舉三家爲差勝餘如程積齋或問家則堂詳說儘有佳處然俱以春王正月爲夏正鄭漁仲亦祖其說最後讀黃東發日抄亦無確見姑從戴岷隱在東宮所講謂三代雖有改正朔之事而天時恐無可改何其不細玩經文而但惑于冬不可爲春之說也此不須別說只經文春無冰及春王正月日南至二句便確然是周正無疑只張翠屏先生春王正月考是不磨之論葉少蘊夢得說執曹伯畀宋人謂宋人下當闕一田字此于古隻眼然以十二公配十二月周官三百六十職配三百六十日迂駮可笑趙木訥多于

三傳之外摹擬揣度另造事端亦未可信惟

本朝方望溪及張彝歎二先生所著得聖人之心什八九矣

鄭夾漈謂說春秋有三家有以春秋爲一字褒貶者有以春秋爲有貶無褒者有以爲褒貶俱無者泥一字褒貶之說則春秋一書字字冰霜劒戟聖人之心不如是之勞頓也泥有貶無褒之說則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心不如是之慘刻也泥褒貶俱無之說則春秋又似叢語瑣說聖人又非無故而作經也鄭氏之言極是聖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嘗無褒貶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貶耳孟子明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以爲無褒貶則是有文事而無義也如此則但有魯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

作春秋乎近日有厭支離之說而竟將春秋之褒貶抹去者矯枉過正亦非聖人之意

有以春秋爲有筆無削者是即無褒貶之說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見而左氏之書具在如襄公親送葬楚子昭公皆于吳豈有不遣卿大夫往會吳楚葬之理而終春秋吳楚之葬不書此削之以示義也襄公葬楚子不書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見之昭公昏于吳不書而于哀十二年書孟子卒見之此削之以示諱也又如十二公之納幣逆夫人魯史皆書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書此所謂合禮不書也世子生皆書而春秋止書子同生此所謂常事不書也此皆其顯然可見者如以爲有筆無削則春秋竟是一部鈔胥何足

以爲經世大典乎

春秋有以一事而繁稱不殺曲折盡意不煩傳說而顯然明白者如隱七年春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十六言則志王室凌夷外裔肆橫衛不修方伯之職魯不行報聘之禮爲可誅也桓二年春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凡三十言則志公納寵賂成篡弒而又薦于周公之廟爲蔑王章而紊祖制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凡三十言則譏其老師費財連結與國親仇讐而滅同姓也宣四年齊侯平莒及郠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凡十五言則譏其恃強凌弱強人從我借

公義以濟其貪欲也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
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
師戰于鞌齊師敗績凡四十三言則譏其以忿興兵魯四卿
並出三國之大夫皆以名見兵權下擅爲大夫執政所自始
也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不郊猶三望凡二十七言則譏其違天僭禮可已而
不已也此非貶乎而謂藉一字以貶乎僖四年春王正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
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凡四十二言受盟而退
不用力征僖二十八年夏四月乙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凡五十二言一戰勝
楚天旋地轉襄十九年秋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凡十八言行師得禮卒格遠人此非褒乎而謂藉
一字以褒乎又如盟會邾莒滕薛皆稱人雖晉宋亦間有稱
人者略之也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扈三次會盟俱不列序
諸侯而定四年召陵之會十八國之諸侯無不列序其爵者
則以楚瓦不仁從楚諸侯悉起從晉而荀寅以求貨而失此
機會爲可惜也昭十三年平邱之會十四國之諸侯無不列
序其爵者則以棄疾新立楚方內亂晉復得宗諸侯而叔向
徒盛兵威而失此機會爲可惜也此皆有關于天下之大者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勢數變如高山大川學者須高處立

大處看形勢曲折高低起伏自見若區區執定一句又求之一字兩字如鑽入鼠穴聖人之心不得出矣

春秋又有各爲一事不宜連屬看者如莊二十二年肆大眚與下葬文姜自是兩事而穀梁彊連之謂文姜罪本不應葬若不赦除眾罪而書葬爲嫌天子許之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自是兩事而公羊彊連之謂殺大夫不死曹君之難者僖十四年沙鹿崩與十五年韓原之戰自是兩事而左氏彊連之謂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文十二年杞伯來朝與下子叔姬卒自是兩事而左氏彊連之謂來朝時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自是兩事而公穀彊連之謂單伯淫乎子叔姬支離辭比事而誤用之者也

先儒說春秋爲孔子之刑書凡誅殺爵命之見于經者皆罪也如天王殺其弟佞夫此不當殺而殺也殺王子朝則不書矣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不當殺而殺也鄭殺其世子華則不書矣刺公子罕公子罷皆無罪也殺公子慶父則不書殺公子牙則變文書卒矣春秋書爵命三皆譏天王之濫賞也他如錫齊桓公命錫晉文公命錫晉惠公命錫衛襄公及齊侯環命無論當否皆不書此詳內而略外也謂聖人貶桓文之功而削之亦非也僖王以一命命曲沃武公爲晉侯此最害理而春秋不書此時晉未通于中國不告故魯史亦無從而書也大抵觀其不書者而聖人特書之

旨自見此最是看春秋之一法

莊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據左傳華督亦見殺之也近日毛大可氏乃云此是宋人不赴故不書若云孔子削之是絕人自新之路唐堯衛武俱稱晚蓋此論殊謬夫弒君大惡豈有可改過自新之理堯篡帝摯衛武弒其兄和而自立此野史誣罔之言豈可信乎此過執春秋因魯史之言而失之者也

未修之春秋明見于左傳者有二其一見宋華耦之言曰臣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其一見衛甯殖之言將死召惠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各國皆書魯之春秋亦然而仲尼一因之一改之曰衛侯出奔齊以自奔爲文蓋弒君則責在臣子之討賊君出奔而將來復入爲君如此書自覺非體書君自出奔以全君臣之分也此聖經改魯史之鑿然可據者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蓋孔子作春秋天王亦在誅貶之列然不過直書其事而自見如隱公不朝聘天王而王遣使賵惠公之妾桓公弒其兄而王追錫桓公命文姜弒其夫齊襄淫其妹而王使魯主王姬之昏三綱淪九法斁昭然具見初不必名宰咺王去天以示貶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桓文亦假託其事者故聖人亦有取焉然齊桓之一匡九合可取而其滅譚滅遂降鄣之罪不得爲桓公諱也晉文

之勤王定伯可取而其召王巡狩擅執衛侯之罪不得爲文公諱也蓋春秋只列各人之供招罪狀未嘗判斷謂某人應得何罪某人應麗何條朱子云當時只說張三打李四李四打張三未嘗判定云張三應杖六十李四應杖四十春秋云諸侯盟于扈見文七年從此無天子曰大夫盟見襄十六年從此無諸侯齊桓死而僖公至以楚師伐齊取穀晉伯息而哀公兩會吳伐齊夫子所以有被髮左衽之懼

胡傳云王朝命大夫例書字附庸之君例書字案尊卑有定位若諸侯書名而大夫書字侯伯書名而附庸之君反書字聖人之立法疑倒置矣此不過因邾儀父及王人子突稱父稱子有類于字耳不知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父之爲字也齊子糾鄭子儀子亹子臧子華皆名也無以見子突之爲字也春秋無書字之法邾子克是儀父之子不得謂儀父之名方氏苞曰克與儀父非一人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卒耳儀父之卒當于桓之末年

史稱定哀多微辭而聖意未嘗不顯然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王正月三書公在乾侯公薨于乾侯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昭公死于客殯而定公受國之意如之情事顯然矣六次如晉至河乃復則季氏連結晉之權臣伸縮由己而公束手受制之情事顯然矣城啟陽及屢次用師于邾或書三卿或書二卿則兵權一手掌握而欲吞滅列國以自肥之情事顯然矣兩次會吳伐齊皆書公齊爲

仇讐之國三子坐享厚賓以危難之事委其君欲陷公死地之情事顯然矣此皆聖人所親見故備書之當日史官爲季氏之黨阿奉意指未必能詳盡如此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有滅同姓而不名者如齊侯滅萊楚子滅夔晉滅虞滅虢是也有失地而不名者如齊人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人滅溫溫子奔衛是也戴記乃出公穀之後拾三傳之緒餘以成文耳學者顧欲據禮以論春秋過矣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滅邢書名獨徐子章禹先母舅云且須闕之闕之無傷于春秋之大義不得以一事者爲定例

惟滅國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其君之名如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晉人滅肥以肥子縶皇歸

滅鼓以鼓子戴鼙歸此不過因赴告之辭耳蓋滅國則但以得地告至其君則但云奔某國不必及其名也以其君歸則須有獻俘之禮不名則不可以告宗廟因而赴告列國魯史書之聖人因而弗削初非名之以甚其罪亦非不名以減其罪也夫遯逃苟免與身爲囚俘其失守宗祧之罪等耳直書而義已見何用名與不名以別其輕重乎

黃東發謂學春秋者只當就春秋之世以求聖人之心此語最合後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如彰衞之戰文定謂宜加以文諭不從乃更告之天子方伯不宜遽興師與戰晉悼三駕或謂遠人不服當修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以服之如此則當安史之亂唐室只須仗義執言不煩李郭之苦

戰而聖人當日遇著桓魋亦可以禮感化何爲微服而過宋乎無怪乎明季闖寇憑陵幾甸垂破而儒臣召對猶以舞干羽爲言者此種議論則讀聖經乃是喫緊藥何益于救世哉

春秋何以託始乎隱或謂以隱之讓國而賢之或謂春秋託始于桓王皆非也東遷後弒君之獄自衛州吁及魯桓公始而桓之弒隱實有以召之寵任羽父及菟裘不早斷馴致大禍故曰爲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春秋凡書城築皆譏無論時不時也城郜城中邱則以怯敵書城向城諸及鄆則以啟釁書城賈城成邾則以三家營私邑書城漆城啟陽城郚瑕則以恃强凌弱小書城杞則以受役于强大書其非時與帥師者則罪又甚焉蓋春秋一書聖人特書以垂戒爲百王法未有無故而書者也魯方百里五所統凡數十百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城壞而修亦極常事何足重煩聖人之筆乎

外此如城邢城楚邱城緣陵爲聖人許之乎曰此春秋以紀世變也天王失政外裔交侵小國不能自立賴桓公修方伯之職帥諸侯起而城之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思伯予之亦傷之也降此而城成周抑又甚焉王室內亂流離顛越十年之後又乞城于諸侯書此而天王之孱弱晉伯之怠緩俱可概見此皆有關于天下之大者凡褒貶無關于天下之大故不書

二百四十二年君卿大夫之賢奸善惡千態萬狀而欲執書名書字書族書爵書人書滅書入及日月時等十數字以概其

功罪爲聖人者亦太苦矣不知下筆時費幾許搖頭苦吟竄易數四而後斟酌定此一字作春秋不亦勞頼乎如此幾同俗吏之引例比律與鰓生之咬文嚼字聖人心事光明正大決不如此春秋只須平平看下去自如岡巒之起伏世運十年而一變或數十年而一變聖人第因其世變而據實書之如春秋初年猶以滅邑爲重至其後則滅邑不書而滅國書矣猶有未賜族之大夫須命于王朝至其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與族者矣春秋中葉猶書諸國伐我北鄙南鄙東鄙至定哀則直書伐我直造國都而四鄙不足言矣荆初年猶舉號繼而書楚人繼而書楚子最後但書楚之大夫兼及吳越南風滋競中夏反受其蔭庇矣列國會盟征伐初皆書君其

卿大夫則稱人無有以名氏見至末年而但書大夫之名氏政自大夫出而君位幾如贅旒矣通春秋之蒐狩皆書公至定哀之蒐狩不書公君無一民一旅其得失皆與君無預矣此皆春秋大變故而聖人書法第據當日之時勢初非設定一義例謂有褒貶于其間也

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胡文定謂凡書救未有不善此亦不可以一例拘也僖二十八年楚人救衛襄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聖人非是許楚乃是罪鄭衛唐討吳元濟而王承宗李師道救之豈得謂許其當救乎僖十八年狄救齊聖人則深罪宋襄齊桓攘狄一旦身死內亂宋襄繼伯反爲搆禍致煩狄人之救聖人蓋傷之杜少陵詩云豈謂盡煩回紇馬翻

然遠救朔方兵其意正同例之不可拘如此

凡伐而書次則善其節制僖四年齊桓伐楚次于陘襄元年晉悼伐鄭次于鄔是也次而書侯則惡其妄動莊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師及齊師圍郕是也救而書次則惡其怯懦觀望僖十五年救徐次于匡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外裔而書次則惡其窺覘中夏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是也又如莊二年公次于滑則譏其救紀無功定九年齊衛次于五氏十三年垂葭十五年渠蔭則志其攘伯生事俱要合上下文之事與辭而觀之則褒貶各見單執一次字以為書法之例何從得見聖人之意

會禮之簡者曰遇非善辭也然亦有褒者莊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邱齊桓執謙以就宋魯以是能得諸侯此褒也他如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則惡其急于成昏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八年宋衛遇于垂則惡其比周結黨又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越禮之甚褒貶不同如此而可執一字以為定例乎

春秋書初書猶書遂俱聖筆頻上添毫處書初獻六羽以明前此之僭書初稅畝以志橫征之始猶繹猶三望是譏其可已而不已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未盡廢遂伐楚次于陘遂救許遂圍許是志其赴機之捷遂滅賴遂滅偪陽遂伐曹入其郛是志其兵威之暴遂及齊侯宋公盟是志其國事之擅他如曰誘殺曰以歸曰取師曰大去曰棄師曰逃歸曰殲曰戕

曰用皆聖人用意下字此其顯然可見者

春秋書地震山崩是爲天下記異公羊得之左氏專指晉者非也僖十五年沙鹿崩隕石六鷁則專爲宋宋襄創伯六年屢挫折于楚是六鷁退飛之象外災不書以宋有關于天下之故書之春秋誅貶非特不于一字上見併當於不書處見之如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則下當書云師及衛師伐戎執戎子某歸于京師此理之必然者而其下寂然則魯衛不臣之罪著而戎之桀驁凡伯之失節皆其小焉者矣文八年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下當書云殺公孫敖公子某如京師而其下寂然則魯慢天王爲不臣失刑誅爲不君而公孫敖之罪不足言矣又如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則下當書云公及晉侯及某某國入京師誅子朝王室復定而其下寂然但書朝猛之迭勝迭負劉單之拮据萬狀直至二十五年會于黃父期納王則晉失方伯之職諸侯無勤王之義均無所逃而王子朝之罪更不足言矣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則下當書云天王使某侯伐衛殺州吁立公子某而其下寂然直至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殺係衛人自殺立係衛人自立天王不能正列國不能討其罪自著而衛人擅立君之罪反其小焉者矣又春秋失政刑于是始嗚呼此經之所以託始乎隱也

聖人所以不得已而予桓文者只爲桓文是假行天子之事如

上書狄伐邢下卽書齊人救邢上書狄入衛下卽書城楚邱

楚三伐鄭而桓公爲樘貫陽穀之會有召陵之師楚合四國以圍宋而文公侵曹伐衛有城濮之戰楚以彭城封魚石而悼公合諸侯圍宋彭城魯爲齊困非晉不解此如病急求醫縣報殺人而有司遣人拘究不踰晷刻細檢伯統未興與伯迹既熄以後則有坐待其斃聽人之白晝劫殺而已矣光景截然大異從此處著眼而聖人褒貶微意與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處和盤託出紙上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朱子註謂悼典庸禮命德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然謂聖人筆削代天子行事者則又非也彝歎張氏謂春秋非是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最得春秋之旨細看全經如三錫命是獎篡弒褒王言所謂命德者安在

列侯上僭王命內相篡奪而王討不加所謂討罪者安在諸侯不齊喪會葬而王遣使求車求金典禮一切廢壞聖人只是于此等標明王迹不行于天下處而誅貶自見如齊桓殺哀姜于夷大義滅親此正是合天討處而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細看一路上文而僖公此舉已是大錯聖人之意明白具見何必去一姜字乃爲示貶乎

列國來朝四十未有書名者獨桓七年穀伯綏鄧侯吾離書名左氏云賤之或又以爲嘗失國林氏曰貶穀鄧遠在方城之外無爲朝魯朝桓諸侯必若穀鄧而後貶皆曲說也失國書名只當其竄逐苟免之時書之耳穀鄧來朝則現爲君非失國也若謂其以前嘗失國則衛成公出奔顚沛甚矣不聞終

成公之世皆書名也蓋桓公篡弒已歷七年至此遠國來朝且兩國更迭來志得意滿接見于廟令史臣書之以爲美談誇詡宋鄭諸列國聖人因而弗削正以見桓公之自侈大意在責桓非責穀鄧也若責其黨逆則桓公當日歸獄寫氏事極隱祕天王不加討近鄰不問罪穀鄧遠在二千里之外何從知爲篡逆而求之備乎亦可謂欲加之罪矣桓二年蔡侯始懼楚當日以魯爲周公之後故朝魯以求庇而公亦以此自喜鄭魯所畏鄭會鄧而鄧朝魯故書名以震矜之此當日之情事也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凡無主名及賤者皆稱盜故聶政之殺俠累綱目只書曰盜雖以子房博浪沙之擊史記只書曰遇盜以其大索不獲也左氏曰公孫翩則是明有其人且係貴族何爲不明正其弒君之罪而諱之曰盜乎公孫辰三人以賊黨而猶列其名公孫翩以首禍而顧免于罰且文之錯已殺翩則罪人斯得則當書曰蔡公孫翩弒其君蔡人殺翩以伸討賊之義又何爲作此疑獄乎大抵是奸人卒起不意眾疑是三人所爲逮後或殺或逃而姑以姓霍二人當獄耳其實不可得而指名也學者甯信經而舍傳爲是

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自是立文宜如此增一天字便覺不順如王師敗績于郟氏之戎不可云天王師也諸儒泥于去天爲貶之說遂舍鄭伯溜天之罪而謂桓王不宜以小故興師自取敗辱宜臣責君悖舛滋甚又如僖二十八年兩次朝于王所義當責晉責諸侯不宜責王而反去天以貶

王可乎

春秋書衛人殺州吁蔡人殺陳佗齊人殺無知先儒云人者衆辭言夫人之所得討固然然愚謂責天王意較重討賊係天子之事列國有篡弒天王當遣方伯連帥討而誅之何待衛人蔡人齊人之殺乎書人以明一國之私討非天王之公討也由是征伐不自天子出自諸侯出矣

書衛人蔡人齊人之殺弒君者討罪不自天子出矣書齊侯衛侯之胥命命德不自天子出矣皆譏天王之失政也三傳謂善胥命固非張氏治謂罪齊衛猶落第二義

莊二十九年王命號公討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此天討之最合者而聖人不書常事不書也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天命之最乖者而聖人不書不告不書也華督亦死閔公之難不書此聖人創之也明季有麗逆案而死闖難者朝廷之贈卹不及後世史官不列忠臣傳亦是此義

春秋書游觀二隱公矢魚莊公觀社皆非禮也若僖公之泮水則合禮不書矣書立廟二立武宮立煬宮皆非禮也若僖公之修閟宮則合禮不書矣後世歐陽公修唐書于玄宗本紀書幸溫湯至自溫湯或一歲一行或一歲再行詳書不殺全倣春秋之旨

書弒君自然知爲大惡不必以削去公子與稱名以見惡書死君難自然是褒不必以稱名多加責備三傳泥于稱名之說

遂于死難諸人毛舉細故謂以此故名之是將忠義抹撥泥
于稱人稱國以弒之說謂君爲國人所欲弒是爲亂賊出脫
正與孔子作春秋之意反背
昌黎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究終始三字最
妙此卽比事屬辭之法治春秋自宜以經作主但不可于三
傳外另造出一傳來如趙氏木訥之經筌則杜撰鑿空更甚
矣
終春秋之世天討之見于經者桓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
鄭及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衞二者而已伐鄭而敗績救衞而
無功不書是聖人諱之也他如王師秦師圍郟不書伐翼伐
曲沃不書不告也必以王去天爲貶則子突書字又何以稱

爲褒乎
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王者政自諸侯出也至末季討伐無
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
而欲假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不書公者
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聖人一字之
去留世變存焉皆據實書以爲褒貶者殊錯
文定動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不知石碏之除州吁當隱公之
四年桓王初卽位只告陳使討不聞告王而請討則此時王
令已不行于天下矣當春秋末世而輒以五帝三王之事律
之敵師壓境而云反躬責已云加以文諭用兵云仗義執言
不由詭道此如人饑將死而曰何不食肉糜路逢劫盜而與

拱手談仁義其不供人軒渠者幾希

杜氏以伯仲叔季皆字書字皆褒此以加于紀季以鄰入于齊蔡季自陳歸于蔡許叔入于許可也他如蕭叔朝公何以書叔宋人執鄭祭仲何以書仲杜氏又云叔與仲皆名然則紀季蔡季許叔何以見其獨為字乎方望溪曰凡書伯仲皆行次也叔肸宋子哀皆名也可云斬盡葛藤矣

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諸侯死猶名則大夫無不稱名之理大夫遇難見殺更無不稱名之理左氏以稱名為貶遂于孔父仇牧洩冶謂不足貴于崔杼之出奔不稱名以氏告謂非其罪顛倒已甚且以叔肸為賢而書字則孔子大聖續經當書仲尼卒不當書孔丘卒矣

聖人當日何嘗執定以獲麟一句結住只為是年春適有此事記了四月遂有陳恆執君寘于舒州六月行弒孔子沐浴請討不行于是輟簡廢業未幾遂卒是春秋乃聖人未竟之書一切謂文成致麟與孔子覩獲麟而作春秋俱是憒憒

讀春秋偶筆終

凡例

一是編名大事表凡春秋之無關於天下之故者皆不錄如交兵止七表其餘如鄭衞陳宋諸國之兵爭則不載遊觀及備四時皆不載伯統未興以前及伯統既絕以後其特盟參盟俱不載以其無所附麗也

一春秋周正夏正紛然聚訟胡文定謂夏時冠周月及蔡氏尚書傳謂改時不改月者皆誤今一本朱子說主用周正而以經傳文之關于節候者列爲時令表庶開卷瞭然夏正之說不須攻擊而自破矣

一春秋爲魯史其編年自宜用本朝正朔萬無可疑而諸經容有不盡同者如論語說暮春易說卦兌正秋及毛詩春日遲

遲四月維夏秋日淒淒冬日烈烈之類俱是從夏正先儒必欲强而同之所以後人益增惶惑反使周正之說不信不知諸經中偶從夏正者蓋民俗話言之習熟撫時道景之切近爾於三代固通行無忌也今將諸經另列一表附於後庶彼此各不相礙

一杜氏之大有功於春秋者以有長歷一書列春秋年月土地名一書詳春秋輿地爾今俱不可得見謹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庶二書燦然復見云

一朔閏表宜列一年之中氣節氣然與經傳不相關涉如冬至爲十一月之中氣孔氏穎達於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謂去年爲閏十二月此拘于常歷法閏後之月中氣在朔之說爾不知春秋時歷法錯亂正自不拘杜元凱已不用此法愚嘗如其說從僖五年冬至按二十四氣逆推之至前一次閏爲僖元年閏十一月月之十一日爲冬至是閏月竟有中氣不必定在前後之朔晦也況節氣中氣須按時刻分數今經傳中止得其日耳從此板板推算一年之內已要差一日兩日積久益無憑準故略而不論

一春秋時歷法錯亂杜元凱長歷俱就經傳上下推校而得與歷代常法不同今于日食置閏二項特據趙東山本以唐大衍歷與長歷並列上下并附元史律歷志所書春秋日食三十七事使學者開卷可知其謬而左傳所書再失閏愈曉然

矣

一疆域表止列周王畿及魯宋鄭衛齊晉秦楚吳越十大國其餘小國不可以疆域言入於列國存滅表內云都在某處爲今之某省某府某縣某年爲某所滅入某國爲某邑庶大小相灌輸有條而不紊云

一春秋列國各有險要如函關爲晉桃林武關爲楚少習齊之穆陵爲晉時大峴鄭之虎牢爲漢之成皐河陽爲唐李光弼死守以固東京之地鍾離爲梁韋叡苦戰以保淮右之方謹列出爲表證以後世史事使學者知春秋爲後代戰爭權輿庶無失經經緯史之意

一春秋舊有地里指掌圖余謂二百四十二年內強兼弱削大小無定形單就分封時地界畫定某國則晉之范武子封邑在今山東之范縣楚之商邑在今陝西商州之雒南縣昭關在今江南和州之含山縣者學者反致不曉今以　本朝府州縣輿圖爲定本注明春秋國邑地名別以朱墨庶學者開卷瞭然當日強弱之勢具見

一春秋列國地形犬牙相錯有以今之一縣而四國錯壤者如山東兗州府之滕縣薛邾三國及邾之紼邑曹州府之范縣爲齊晉魯衛四國交錯地河南開封府之封邱爲衛之平邱宋之長邱鄭之蟲牢魯之黃池恐繁多難載今以地之東西南北細字分注于上下兩旁其有偏于東北西北東南西南者則書于四角庶地里精細分寸俱可按摹而得

一春秋北方諸國以河爲境見于傳文者秦晉周鄭衛齊六國爲多如秦濟河焚舟郤之戰晉先穀以中軍佐濟平陰之役荀偃沈玉而濟俱不言其何地他如自茅津濟自南河濟涉自棘津則特志其地名其不言地者乃兩國往來常渡處其特志地名者乃兵出詭道乘人不備故也學者俱弗深考并左傳文法亦懵如矣今特列河道一圖并註明某國濟某處在今某府某州縣東西南北幾里千載河形瞭如指掌而當日行師迂直遠近之勢亦如在目前

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與禹河故道別案周定王五年己未爲魯宣公七年春秋至此恰一百二十一歲適當春秋之半禹河則繞濬縣之西而北流河徙後則繞濬縣之南經大伾山之吕定折而東流禹貢所謂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河徙後已無之矣今列爲一圖各詳註其後庶於春秋之河道無誤

一近來地里諸書首推景范氏方輿紀要高江村春秋地名考及皇輿表皆用之然　皇輿表以晉條邑爲直隸之景州疑穆侯時疆域不到此至以豫章爲今南昌景范已辨之而景范於魯兩平陽俱引盟越后庸事高江村刪一存一遂以宣八年城平陽與越后庸盟於平陽兩地混而爲一又齊曹兩國俱有重邱景范合而爲一於襄十七年衛伐曹取重邱即注東昌府謂曹東北境之邊邑俱未是今俱一一校正

一晉之中牟杜元凱時已不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今開封府

中牟縣在大河之南本鄭之圃田地與晉遠不相涉余向日修河南通志見中牟縣載入佛肹墓以爲笑談乃今檢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及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俱以鄭圃田與佛肹墓一齊收入承譌襲舛非自今日而然也又班固地里志以楚始封之丹陽謂爲丹陽郡丹陽縣以衞文公所遷之楚邱混入戎伐凡伯之楚邱俱大謬今俱校正

一春秋左傳說禘與大傳小記祭法國語不同杜預稱禘爲三年喪畢之吉祭既大謬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禘不兼羣廟之主單祭始祖與所自出亦未爲得近世萬充宗兄弟既辨之矣而其立說間有未安者謹著論數首參以鄙意以俟後之君子論定

一春秋經傳隔今二千餘年先儒舊說容有未當處經後人之推勘而益精如魯之郊禘明堂但以爲成王所賜陳氏傅良則謂此東遷以後之僭禮惠公請之至僖公始作頌田賦車乘司馬法以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車輦皆具李氏廉則謂甸止出一乘之人越滅吳史記以爲不能正江淮以北吳越春秋越經讀書則謂越遷都琅琊在今山東沂州府日照縣豫章舊說郎南昌顧氏祖禹謂春秋之豫章與今南昌無涉余嘗再四推究知後說爲精當不可易然前說相沿已久不容遽革致啟後人妄作之弊今于表及序文內仍以前說爲據另立一論歷引經史發明後儒之說俾學者知讀書當另出手眼而亦不至輕蔑前人庶彼

此兩得云

一杜元凱長歷散見註疏內其百餘條愚嘗百方購其書不得迺以意創爲朔閏表以經傳日之干支爲主而月之大小閏之疏密於是乎定後閱趙東山春秋屬辭列大衍歷與長歷錯互內有長歷云云與疏中所載不同知另有長歷一書東山時猶得見此本而今無之因就向所定者改正二十餘條俱從東山本蓋以今日欲訂定二千年以前之歷日先之以元凱申之以東山兩先生俱終身殫力于春秋決當無誤讀者鑒之

一凡稱引先儒舊說例舉號然苦人不甚曉如張氏治之爲元德家氏鉉翁之爲則堂呂氏大圭之爲朴鄉趙氏與權之爲

存耕孟何之爲浚南閻積齋或問中遍舉諸人殊費查檢今一從彙纂例俱列其名除先師先母舅外　本朝前輩如望溪先生暨家宛溪亦從稱名之例庶使人一見瞭然非敢唐突前輩也

一是編凡爲目五十經始于雍正甲寅斷于乾隆戊辰歷十五年隨手輯成不拘次序家貧客遊假館恆在千里外文成輒識其處又中間十八項曾經失去重復輯錄最後乃得敘論數十首故所志干支前後不無顛倒文義間多重複欲更刪定程子風衣謂刪去便不暢不如仍其舊爲妥且從前之苦心不容遽沒感亡友之遺言附識于此

一余于是編備極苦心亦藉諸賢之力氏族世系官制三表則

輯于華師道朔閏一表則經始于華生緯而師道訂成之十二圖則華半江一人之力參校不憚再三則同里沈生岵瞻及鹽城夏生瀛山陽楊生日炳之力爲多將伯之助深爲銘感不敢忘也

凡例終

春秋綱領

歐陽氏曰傳之于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

朱子曰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貶孟子有幾處說春秋處皆看得地步闊聖人之意只如此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聖人不解恁地細碎

先儒說春秋添一字減一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或謂貶天子之失刑可謂亂道夫子稱顏淵不遷

怒至作春秋卻因惡魯桓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出汁者魯桓之弒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樹待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子而滕遂至于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爲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子曰命格誰之所爲乎曰善談五行者爲之也子曰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爲美爲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于人爲惡可信也或又謂春秋多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不同曰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求之莫識其意是後世舞文弄法之吏之所爲豈聖人而出此乎

學春秋者多鑿說後漢五行志載漢末有發范明友家奴家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及廢立之際多與漢書合某嘗說與學春秋者曰今如此穿鑿說亦不妨只恐一旦有于地中得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之意不如此

鄭夾漈氏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于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善者了然自見又曰目前朝報尚不知朝廷之意況千百載之下而遂逆推千百載上聖人之意耶

黃東發氏曰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

某事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故致以危之不月以外之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爲之遁其辭則是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

聖人能與世推移世變無窮聖人之救其變者亦無窮春秋初年王室微諸侯强故抑諸侯以尊王室及諸侯又微而夷狄又强則又抑夷狄而扶諸侯聖人隨時救世之心正如此而世儒乃動以五帝三王之事律之此議論之所以愈繁多而愈不得其眞也今惟以春秋之世而求聖人之心則思過半矣

呂朴鄉氏曰春秋事成于日者書日成于月者書月成于時者書時其或應書而不書者史失之也說春秋者多以是爲褒貶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渝之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邱之盟則日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穀梁曰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此類不一而足皆疑誤而難通若因其所書月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則有之矣莊三十一年春夏秋三築臺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其纔閱三時而大役頻興也宣十

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其連歷二時而災害荐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其閱三時而窮兵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著其興兵之暴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志其留夷之久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書其亢旱之甚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著其八日之閒而再見天變辛未取邿辛巳取防則著其旬日之閒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見其嘗于災餘之爲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

左氏熟于事而其閒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近于理而其閒有害于理之正學者不可不知也左氏之失實如楚之荐食上國賴桓文出攘之其功偉矣然桓文豈能縣舉而攘之必先翦其手足披其黨與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左氏于侵蔡則曰爲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爲裸浴與塊故其病在于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績皆晦而不彰則左氏未可盡以爲據也至公穀之害理甚眾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啟後世妾母陵僭之漸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長父子爭奪之禍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

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遂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公羊則以爲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罪在祭仲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棋者矣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君如武帝臣如衛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其爲害豈不甚于敍事失實也哉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耳而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于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何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之王滕子先朝故褒之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何休又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則當親于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于同母之兄弟而薄于父之枝者未必不自斯言啟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其言固有據也何休乃爲之說曰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後世有惑于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不自斯語禍之若此之類不一而足三子之釋傳惟范甯爲少過其于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

也

程積齋氏曰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大凡春秋一事爲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始之不愼卒至不可救者比比皆是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此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而先儒或略之乃于一字之間而究其義此穿鑿附會之所由來也

張彝歎氏曰諸儒多以稱字爲褒內如季子來歸外如宋子哀來奔皆以爲褒其賢也顧于析邑歸仇之紀季則賢之而于因亂復國之許叔則又罪之于蔡季歸國則賢之而于蕭叔朝公則又罪之于高子來盟則賢之而于仲孫省難則又罪之至華孫來盟義不可通則又以爲義不係乎名說終不得而定朱子曰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有個子突夫子因舊史存他名字如何卻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推此則知爲氏名字不關褒貶

三傳言侵伐各不同李氏駁之極是文定以爲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掩境曰侵亦未盡然也葢伐云者執言而來陳兵于境必服而後去之不服則戰不戰則守守之固則圍之守之不固則入之故春秋書伐之後則有或戰或圍或入之事而書侵則無之無所執以爲言入其境而卽去志不在于服之不及其戰何用其守不暇于圍何至于入至以爲潛師晉定公

合十八國之諸侯有事于楚而召陵書侵非潛師可知矣又
以侵爲敗辭然易稱利用侵伐大雅稱侵阮徂共泰誓曰侵
于之疆則侵非不善之辭又如魯受伐則書伐受侵則書侵
據實書之何係乎褒貶哉
諸儒以爲春秋于內大惡諱然諱弒書薨而且以不地著之而
桓宣鞏遂之爲賊文姜哀姜之與弒則終不得而諱也其他
孰有大于國母宣淫之醜乎孰有大于朝齊朝晉朝楚之辱
乎孰有大于郊禘蒐閱之僭禮易許田不視朔之變制逆祀
而躋僖公瀆倫而娶同姓乎孰有大于刺公子買公子偃之
殺無罪乎孰有大于邱甲之虐用民力田賦之厚斂民財乎
則備書于冊而又何諱蓋聖人正惡夫禮樂變爲干戈仁義

泯于功利諸侯强而荆蠻横小侯滅而大族興篡弒叛亂接
跡于世而作春秋以著其變亂之實使義取乎諱則春秋亦
可以不作矣
諸儒以書公子不書公子書氏不書氏爲褒貶然考春秋初年
內有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奪之者貶之也春秋中
葉以後外無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予之者褒之也
褒貶在事不在氏族名字
春秋書葬不書葬內而赴于諸侯以禮葬則書不以禮葬則不
書外而魯往會則書魯不往會則不書因乎舊史非有筆削
公穀以爲君弒賊討則書葬賊不討則不書葬殆未盡然也
春秋之作非以維王迹乃著王迹之所以熄也會盟有見于傳

而經不書者或于大故無關或又煩而可省諸儒以爲惡而
削之諱而削之皆非也
文公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雖大夫將而皆諸侯之事故不
必名大夫不必舉諸侯之爵而義自見文公以後禮樂征伐
自大夫出故詳大夫之名以見義非大夫將者則舉諸侯之
爵以別之其有不必詳者亦從略書人故前則書人者十之
七八後則書人者十之二三此春秋之大義也諸儒于前之
書人者概以爲貶至于事有差善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爲
將卑師少于後之稱名稱帥師者概以爲無貶至于事有極
惡而不可以通者則又以爲不待貶而惡見是非予奪遂至
失實朱子曰夫子只是將當時之事實寫在此人見者自有
所畏懼若云去其爵予其爵賞其功罰其罪卻是謬也
先母舅霞峰華氏曰春秋有將卑師少而稱人或貶而稱人然
又有宜貶而書爵者如成四年鄭伯伐許傳謂稱鄭伯以著
其惡是也又有不宜貶而書人如僖二十六年齊人伐我北
鄙胡氏謂有服展喜之善諱齊侯而書人者是也以一事而
前後異書同一報怨文二年伐秦報彭衙之役四國貶稱人
而三年伐秦反書晉侯以一時而美惡同稱如同時會伐成
三年晉合宋衛伐鄭鄭附蠻夷盟主有辭于伐故晉侯稱爵
然宋衛有以背殯越境而亦書爵矣忽以稱人貶忽以稱爵
貶忽又以稱爵爲無貶莫善于齊桓之伐楚次陘而書爵莫
惡于楚成之執宋公伐宋而亦書爵則後世何所取信哉夫

春秋大義九伐之法掌于司馬諸侯非有王命不得興兵故通經書伐二百一十有三皆譏也而其罪之輕重則各以其事見義不關乎稱人與稱爵也

茅堂胡氏謂讀經當看大旨有疑且闕之此最是讀春秋之法于可疑者而必欲爲之說則穿鑿傅會而大義反爲之晦矣如書執國君十有三惟宋執滕子嬰齊晉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嬰齊書名遂失國乎何以不名或曰自外于齊盟也負芻弒君之罪不更甚于外齊盟乎何以不名執戎蠻子赤書名或曰外之楚諉殺戎蠻子例當書名而不書或曰夷狄相殘略之執戎蠻子例不當書名而書名皆臆說也春秋大義不過罪其不以王命而執諸侯書以著其無王之罪耳罪當施于執者不宜施于受執者無名之道也或曰衛文蓋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經書諸侯出奔十有二惟衛侯 成公 出奔楚衛侯 獻公 出奔齊齊卻伯來奔不名或曰衛鄭不名叔武攝而位未絕也衛侯衎何以不名乎或又曰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也北燕伯款蔡侯朱莒子庚輿邾子益亦立以正者又何以名乎卻伯來奔據傳太子朱儒竊地來奔此正突朔之比何以反不名乎春秋大義不過罪其遁逃苟免書以著其失國之罪耳諸侯失地書名其不名者或曰闕文蓋疑之而未可定也則闕之可也又如執君不名執君歸書名其執也大義罪執之者其執而歸書名也大義罪受執者所以著其嘗失國爲

後世戒也而曹伯負芻之歸不名或曰天子赦之責王之縱
釋有罪若名負芻以正其罪不更可以著王之釋有罪乎又
如書國滅出奔大義責其不能死社稷耳而譚子弦子温子
不名徐子章禹獨名或曰徐子既已服吳而出奔責其無興
復之志也然何用知三君有興復之志而不名乎或曰不名
史失之蓋疑之而未可定也闕之可也闕之無害于春秋之
大義也

滅同姓書名獨衛侯燬誘殺書名獨楚子虔疑者以爲羨文蓋
以齊滅紀滅萊晉滅虞虢楚滅夔皆滅同姓而未嘗書名楚
誘殺戎蠻子亦不書名也然春秋書衛滅邢雖不書名而滅
同姓之惡著矣書楚誘殺蔡侯雖不書名而楚虔猶夏之惡
著矣不以書名而罪加增不以不書名而罪加減雖謂之羨
文可也

趙東山以魯與邢俱周公之後衛滅邢而魯不救爲無親故聖
人特名衛侯以示親親之道雖罪衛而意實責魯此正朱子
所謂桑樹著刀穀樹出汁者

程積齋說春秋不書常事凡崩薨卒葬皆以爲聖人有故而書
此亦是鑿

春秋綱領終

春秋大事表一 時令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經文

隱元年春王

隱六年冬宋

隱九年三月桓四年春正桓六年秋八

正月

人取長葛

癸酉大雨震月公狩于郎月壬午大閱

庚辰大雨

左傳王周正月

孔氏穎達曰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商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改則同者多或即用作書漢書五行志劉向以春移

左傳秋宋人取長葛

劉氏敞曰左氏作秋電杜云秋取冬來告非

左傳書時禮也

杜註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皆夏時也

胡傳周禮仲冬教大閱書八月不時張氏自寧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雜取當時諸侯史策爲周三月夏正月也不書此何以書譏遠

朱子曰劉質夫以春有用夏正者有用周者字爲夫子所加但魯正者故經所云冬傳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張氏自寧曰周春正史本謂之春秋則似謂之秋也據劉氏之失節故謂之

說夏時冠月謂如公盡用周正孔氏穎達秋用夏正故建辰之遠書也

原有此字又曰文定說則當時諸侯亦不注氏克寬曰或謂春狩不以不時書以譏

即位依舊是十一月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月雨雪爲異然若實

只是孔子改作春正使統其正朔服其服建辰之月則震電不
月某便不敢信據周色故杞宋之後各行必書矣
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已祖正朔慨謂此是
周初實是元改作春宋事赴告或當用商
正月夫子只是爲他正耳先儒謂宋行商
不順故欲改從夏之歷晉行顓歷顓歷即
時又曰夫子周之臣是建寅故傳書晉國
子春秋是魯史決不之事多有從夏正者
改周正朔
張氏治曰此所謂春
乃建子月冬至陽氣
萌生在三統爲天統
熊氏朋來曰桓十四
年春正月無冰若夏
之春正則解凍矣定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
菽若建亥之月則隕
霜不爲異而亦無菽
矣大抵周人以夏正
並行爾詩周禮則然
惟春秋魯史專主周
正

桓八年春正桓八年夏五桓八年冬十桓十四年春桓十四年秋
月己卯烝　月丁丑烝　月雨雪　正月無冰　八月御廩災
杜氏預曰左傳閉蟄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左無傳杜註今八月公羊曰記異也何休
而烝閉蟄係建亥之夏興之黷祀也　也書失時　註周之正月夏之十
月此正月是夏之仲張氏治曰周五月公羊曰記異也何休一月法當堅冰無冰　乙亥嘗
冬月何爲不得烝非夏之春三月也穀梁註今八月未當雨雪溫也　胡傳春秋用周月以
以不時書爲下文五皆主夏時此誤也　此陰氣太盛兵象也　八月嘗不時也
月復烝見瀆書也　張氏治曰按漢書　張氏治曰周八月
張氏治曰周正月　五行志劉向曰周冬　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夏二月也故不以　夏秋周十月今八月
不時書　也
穀梁范甯註月令曰
孟冬行秋令則霜雪
不時此直以冬爲冬
亦穀梁主夏時之一
證也

莊七年夏四莊七年秋大莊十七年冬莊十八年秋莊二十五年
月辛卯夜恆水無麥苗　多麋　有蜚　六月辛未朔

星不見

杜註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殺熟麥故以災書

何休公羊註曰周四及五稼之苗

張氏尙瑗曰周之冬自越來按盛暑所生非志爲蠶盛暑所生非

月夏之二月昏參伐孔氏正義曰直言無夏之秋也故麋多則之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見異而

狼注之星當見參伐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稼害

主斬刈狼注主持衡知麥苗別者蓋此秋

平俱不見是法度廢是今之五月麥已熟

絕威信淩遲之象矣不得方云麥之無

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

種之曰稼禾始生曰

苗

書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二十八年莊三十一年僖三年春王僖三年六月僖十年冬大

冬大無麥禾冬不雨正月不雨夏雨雪

杜註書于冬者五穀張氏治曰莊公無閔畢入計食不足而後雨之志獨酉戌亥之四月不雨

高氏閌曰周六月夏張氏尙瑗曰周十月四月建巳之月萬物也孟冬水始冰地始

書

張氏尙瑗曰嗇曰冬周十月也隨風十月納禾稼故曰五穀畢入計食不足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時而後知麥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月不雨故不得歷時穀梁曰一時言不雨始豬待雨而大占者演書大雨雪冀其過者閔雨也有志乎民以是月雪而祈雨則度也

六月之雨光爲可喜黃氏仲炎曰雨雪常

趙氏鵬飛曰正月今之十一月四月今之二月此時不雨無害于豐而必書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

也惟大而爲害故書獨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夏之八九十月也是時陰結而氷凝故以爲異

僖三十三年文二年自十宣十五年秋成元年春二成七年冬大

十二月隕霜有二月不雨螽冬蝝生月無冰雪

不殺草李梅至于秋七月

實

孫氏覺曰蝝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二月而無冰書冬溫無爲雪也非也周之今五月也不雨是爲之災

左無傳杜註周七月夏也春秋之冬夏時孔氏正義曰襄二十一年冬十月今之八月若久而蝝生于秋一歲而春無冰此亦應終一紊穀梁謂冬無爲雪再見故譏志之左氏春無冰而書在二月此亦誤以爲夏正之

左無傳杜以長歷推災之知爲十一月經書

十二月誤也周十一月夏之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所以爲災

公羊傳書不時也何注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

張氏尚瑗曰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十二月今十月君誅不行舒緩之應

黃氏仲炎曰經書隕霜二日隕霜殺菽草一日隕霜殺菽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

公羊皆曰幸之以豫下者以盛寒之月書冬若周之十月爲夏生于冬物皆已收而之也今之十二月寒之八月不得不雪也不爲災案秋乃五穀最甚此月無冰是終所譏者僭天子大雪大成之時安得曰不無冰矣

爲災乎且生而不爲災亦無用書矣

之制耳此亦穀梁主夏時之一證

成十六年春成十七年九襄二十七年襄二十八年定元年冬十

王正月雨木冰月辛丑用郊冬十有二月春無冰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正月非所用郊也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無傳杜註記寒過何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非郊時故加用

孔氏正義曰正月是之今之仲冬十一月時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日有食之辰在申司猶有雨未是盛寒雨時孟秋建申之月豈歷過也再失閏矣下卽著樹爲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而書

張氏尚瑗曰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范氏甯曰建酉之月故夏九月斗當建戌而月疑脫文

孔氏正義曰經言十子丑寅月也子丑之二月而傳言十一月月氣方寒正鑿冰之今杜以長歷推之知時故以無冰見異

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爲亥則是三失閏不正再失矣

杜註前年知其再失公羊傳曰記異也何閏頓置兩閏以應天休註周十月夏八月正故此年正月仍復微霜用事未可殺也建子得以無冰爲災杜氏預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

夏之冬也杜氏明以范氏甯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哀十二年冬哀十四年春

十有二月狩獲麟

左傳火伏而後蟄者杜註冬獵曰狩畢今火猶西流司歷孔氏正義曰釋天云冬獵曰狩周之春夏過也杜氏預曰周十二月之冬故稱狩也今十月是歲失不置閏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火伏在今十月九月初尚温故有蠭

張氏尚瑗曰漢五行志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異也

左傳

隱三年四月桓五年秋大莊二十九年僖五年春王僖五年晉侯鄭祭足帥師雩書不時也冬十二月城正月辛亥朔圍上陽卜偃

取溫之麥秋凡祀啟蟄而諸及防書時日南至曰克之公曰又取成周之郊龍見而雩也凡土功龍

杜註周正月今之十一月之一日冬至也何時對曰童

張氏尚瑗曰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周謠云云其九

禾始殺而嘗閉見而畢務戒

十一月書日南至不事也火見而

書冬至者周十一月

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

非冬也

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

在尾月在策

畢

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杜註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

僖十五年秦成十年晉侯襄三十年二襄三十年鄭昭四年春王

伯伐晉卜徒夢大厲傳六月癸未晉悼入殺艮霄傳正月大雨雹

父筮之曰歲月丙午晉侯夫人食輿人於子蟜之卒申豐曰古者

云秋矣我落欲麥使甸人之城杞者絳也年將葬公日在北陸而

其實而取其獻麥縣人與於食孫揮與裨竈藏冰註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

材杜註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麥始熟案此傳紀晉事亦用周正蓋三正之通用案傳云九月壬戌戰如此于韓原即于是月獲

時息

九月十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案卜偃對君之言乃是夏正先儒謂晉行夏時此其證也

五

晉侯而經書十有一月壬戌杜註云經從赴非也傳之壬戌即是十一月之壬戌但傳因晉之夏正而稱九月經自用周正而書十一月耳左傳紀晉事與經文前後多差兩月者此類是也若以為從赴則晉之至魯路程不須兩月魯史所書當從使人所稱見獲之日書之決不以赴到之日書也晉使至魯豈有不告實期而遲其月日至兩月之久乎況傳文明有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則十一月已是復國之期無緣反以獲告也杜註丁丑是月甲子矣其季在乎於是歲畢出冰而用之張氏呂寧曰夏二月周五月周正也於今三之一在降婁降婁也師曠曰七中而旦裨竈十三年矣士指之曰猶可文伯曰二萬以終歲六千六百有杜註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六旬也杜註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謂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張氏呂寧曰按老人所歷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正當是年夏正正月

六

二十九日愚考之當是月三十日蓋此十一月卽是明年周正月以經文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推之自戊申至丁丑恰好是三十日蓋傳紀晉事卽用晉之月數耳晉行夏正此傳尤彰明可見又據此則傳所云九月壬戌竟是夏之九月無用謂夏之七月孟秋也況夏之七月亦尚非落實取材之時尤易明曉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

案絳人所稱正月是夏正月亦晉行夏正之一驗

又案正義云應當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年者案文十一年正月甲子朔爲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年尚未終故云七十三年據此則古本俱作二月癸未張氏未及考正耳

昭十七年夏昭十七年冬昭十八年夏昭十八年六昭二十年春六月甲戌朔有星孛於大火五月壬午宋月鄍人入鄆王二月己丑日有食之祝辰西及漢梓慎陳鄭災傳傳鄆籍稻鄍日南至

史請所用幣愼曰火出於夏五月火入襲鄆

杜註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閏吏在二月後傳

平子禦之唯夏爲三月謹慎始昏見

謂大火也杜註鄭君自出藉稻

星建辰之益履行之正義曰周

正月朔於是於商爲四月昏見始

乎有伐鼓用亦建辰於周爲五云丙子風云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特具于此以正歷之稽之時其君自認觀失正義曰愚法十九

幣太史曰在月亦建辰夏數得壬午大甚宋行之藉猶藉稻履行年爲一章章首之歲

此月也日過天若火作其衞陳鄭皆火公之心至德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是章首之

分而朱至日過春分四月五月之張氏尙賓曰大火昏見夏之三月也今經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而傳于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史官誤置閏于二月之後故致以正月爲三月也案周若不改時月豈

而梁夏至當夏四月交其宋衞陳書五月周五月夏三月也周正也

是謂孟夏鄭乎

杜註正月謂建巳正杜註夏之八月辰星陽之月于周爲六月見在天漢西今孛星于夏爲四月乎于以在辰西光芒東及天一爲六月非正月故太漢

史咎言在此月也言張氏已審曰傳稱八此六月當春分夏至月而經書冬周之冬之中爲夏家之四月夏之秋周之十月夏是謂孟夏之月　之八月也梓愼之言改月明矣

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二年哀十七年夏夏五月乙未十有二月辛冬十一月晉六月傳楚白朔日有食之亥朔日有食魏舒韓不信公之亂陳入梓愼曰將水之史墨曰吳合諸侯之大恃其驁而侵昭子曰早也其入郢乎入夫子狄泉尋楚楚既盟將日過分（註月建辰星）郢必以庚辰盟且令城成取陳麥卜帥過春分之節而陽猶日月在辰尾周魏子南面武城尹吉孟孟孫朝不克克必甚庚午之日日衛彪傒曰魏使帥師取

有春正月冬至之理乎合之僖五年春秋之用周正益信

能無旱乎　始有謫　子必有大咎陳麥遂圍陳

按經書夏五月而傳杜註辰尾龍尾也周云日過分僅過春分十二月今之十月日非其任也己秋七月己卯之節則周之五月爲月合朔于辰尾而食丑土彌牟營滅陳

夏之春二月亦周正張氏已審曰按此亦周正也

成周計丈數（案周六月夏之四月故尚有麥秋七月夏之五月也）

牆高卑云云

書以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定元年春王正月辛已晉魏舒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衞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必有大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而田于大陸還卒于

南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云云城三旬而畢

案此兩年傳文啖氏助以爲重出信然愚謂此晉行夏正之確然可據者蓋昭三十二年之冬十一月卽是定元年之春正月冬十一月之己丑與春正月之庚寅本是相連但晉史用夏正而謂之十一月魯史自用周正而謂之春正月左氏因兩載之中間失于刪定故致有此重出耳蓋魏舒

以正月辛巳日爲會南面以令諸侯之大夫次日卽以役事交付韓簡子而自往田于大陸火田并見燒還卒于甯中閒不過一兩日事皆去周不遠聞魏舒卒卽馳范鞅往代己丑士彌牟書役庚寅卽栽設板幹俱是范鞅旣到後事故宋薛爭役而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也以十日內事而左傳劃作兩年中閒日數參差布置而實脗合則晉行夏正與周正前後極差兩月左傳兩載之此尤大彰明較著者

正義曰長曆辛巳是正月七日庚寅栽是

春秋大事表一

正月十六日宋仲幾不受功當卽于栽時不肯則執宋仲幾亦當于此時而經書于三月者當是旣栽以後執以歸爲非義至三月乃歸于京師故諱其歸晉不告而以三月初執告也傳稱正月庚寅栽三旬而畢是定元年始城而經書于去年冬者晉本以城事召集諸侯故因其集而遂書城益周史應書其起役與成功之日而各國自宜書其召集之日云爲某事某事故先于傳兩月也但傳所云冬非經之冬傳之冬十一月卽夏正之春正月

合之定元年傳較然可見經傳俱書冬讀者最易混看今合兩年傳文考之則晉之行夏正確有明據而周之改冬爲春亦不辨自明矣

又案經文此條下書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杜註以己未爲十二月十五日據今傳隔斷處推之則日月俱誤若牽合二傳爲一篇則自十月十五日己未隔二十三日爲辛巳是正月十五日又八日爲己丑是正月十五日庚寅爲正月十六日日數俱合但晉史用夏正而謂之十一月耳益知左傳此篇錯簡之說可信而晉之用夏正亦可互見

春秋時令表後旁通諸經計七種

毛詩

唐風蟋蟀篇豳風七月篇十月蟋蟀入九月築場圃二之日鑿冰蟋蟀在堂歲一之日觱發我脉下至曰至其始播百冲冲至獻羔祭韭其莫今我二之日栗烈爲改歲入此穀不樂日月其至三之日于耜處除四之日舉趾

毛傳曰蟋蟀九月在堂聿遂也

孔疏正義曰戶內戶毛傳曰一之日周正正歲亦莫是過十月則月之下則此時已是月爲四月矣周之改外總名爲堂七月篇月也二之日殷正月爲歲莫是過十月則月之下則此時已是月爲四月矣周之改言蟋蟀九月在戶此也三之日夏正月四改歲乃大寒故言改以十一月爲來春矣正不待有天下時爲言在堂謂在室戶之之日夏二月周四月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可見三正原自通行然也

正義曰上塞向墐戶案二之日夏十二月是治都邑之屋此治也三之日夏正月四野廬之屋朱註云所之日夏二月也以是故改正朔以建子爲將復始播百穀不暇予獻羔開冰先薦寢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節月令仲春之月天以仲冬十一月陽氣以于茅索綯治屋之爲鑿冰藏冰啟冰之正義曰爲改歲者

外九月可知小明云也
歲聿云暮采蘀稼叔案據此則公劉當夏而
采穫亦是九月之事之時已自以乎月起案豳風凡言月者皆
九月歲末為暮而云獻以夏之十一月為夏正言日者皆周正
聿暮者言過此則歲正月以夏之正月為此
將暮耳謂十月以後三月矣一之日二之宮室鼠曰為改歲
為歲暮也
張氏吕寧曰周以十月之日不曰正而曰已是明言公劉當夏時
一月為歲首故此言一者避時王之正朔首不待註疏而本文
九月以後為歲暮周也後武王伐商猶曰已
正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愚又案曰月其除除蓋此時未革殷命猶
者除舊布新今人以從舊號實昉于此張
臘月三十日為除夕氏吕寧以豳風皆從
是詩明言九月為歲夏時不引為周家建
將莫十月為歲除是子之證蓋亦未悉此
以十一月為歲首之義
明證也

十月滌場至小雅采薇篇出車篇春日杕杜篇日月六月篇六月

萬壽無疆　采薇采薇薇遲遲卉木萋陽止女心傷悽悽戎車既

朱註云十月農功已畢歲晚務閒豳風相
與盡其忠愛蹟公堂稱兕觥而申來年萬
壽之祝是亦十一月為歲首之一證也

亦作止曰歸薖倉庚喈喈止征夫遑止飭維此六月
曰歸歲亦莫采蘩祁祁　鄭箋云十月為陽遲暇也陽月而婦人思既成我服
止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　張氏吕寧曰諸詩皆望其夫者以初時云張氏吕寧曰周六月
歸曰歸歲亦莫　屬周正無異詞獨此歲亦莫止　夏四月也盛暑非獵
陽止　竟有不合蓋周正案此篇亦以十月為犹入寇時也
鄭箋云十月為陽時之　雖改而夏正之迭用歲莫征夫可以歸而案此係張氏新說非
純坤用事嫌于無陽事　已久故民閒之話言不歸故婦人思之也毛鄭舊說也然極有
故名此月為陽月　猶不能忘而稱道之亦周正也　遲六月盛暑北蕃已
張氏吕寧曰首章曰　吕氏云見三正之通　矢俱脫故感代書防
莫止而三章曰陽止　于民俗此皆述民俗　秋則此云夏之四月
則周十二月夏之十　之話言非史官之紀　者較是
月也周以夏之十月
為歲莫以十一月為
歲首也

正月篇正月十月篇十月篇四月篇四月小明篇我征周頌臣工篇
繁霜我心憂之交朔日辛維夏六月徂徂西至于艽嗟嗟保介維
傷　卯日有食之暑秋日淒淒野二月初吉莫之春至命
毛傳正月夏之四月　亦孔之醜　百卉具腓冬載離寒暑二章我眾人庤乃
鄭箋云建巳純陽之　莫三章　昔我往　其還歲聿云　鄭箋云周之莫春于
月而霜多恆寒若之鄭箋曰周之十月夏　莫章　昔我往　其還歲聿云　夏為孟春諸侯春朝
異傷害萬物故心為之八月也八月朔日　日烈烈飄風昔我往矣日　錢鎛奄觀銍　用孟月故于周之晚
之憂傷　日月交會而日食為　月方除曷云艾　春遣之勑其車右保
案此正月夏之四月陰侵陽臣侵君之象　發發　介以時事當歸勸農
周之六月也　又日辰之義日為君毛傳　趨時也
辰為臣辛金也卯木月火畢中暑盛而往　孔疏云知非夏之季
也又以卯侵辛故甚矣　其還之勑其車右保　春者以夏之季春平
惡也孔疏曰一食而此　介以時事當歸勸農　復朝王之日故知此
有二象　趨時也　為夏正之月也夏之
張氏曰宣必欲強從周月周　孔疏云知非夏之季
爍爍震電蓋八月雷時甚覺貴力蓋周正　春者以夏之季春平
乃收聲之時而震電只王者之發號施令　復朝王之日故知此
見焉亦為變異此詩史官之編年紀事不　為夏之正月也夏之
得不用之至撫時道　事愈蹙歲聿　亦周正也

景則恆從夏正蓋此　景則恆從夏正蓋此為切近便于人情而　云莫采蕭穫　孟春耕期已遲故動
為切近便于人情而　易曉如詩之咏春只　其車右以時事歸即
易曉如詩之咏春只　云莫采蕭穫　耕田是也
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不得以為周之春　張氏曰宣曰蔡氏書
萋不得以為周之春　傳引此以為難妻將
為夏之十一月也此夏十二月也言自我　為夏之莫春三
曰秋日淒淒百卉具之祖西至于艽野之月可知今考之全篇
腓若周之孟秋為夏地其時十二月朝旦止曰將變歲明不曰
之五月曰冬日烈烈今則已離歷冬寒夏來牟將熟將之云者
飄風發發若周之孟春時未得歸此心之未至而預期之辭見
冬為夏之八月豈有所以憂而且苦也曰於經傳甚多況其曰
此景象乎張氏所云至者據已至彼地而如何新畬命我眾人
民俗之語言時有雜言曰往者據在家始時乃錢鎛即七月之
日者于出車篇既言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詩言于耜舉趾周官
之何于此篇而必欲追敘其始發之時遂大夫正歲簡稽器
強從周正致為此牽　日月方除除者除舊修稼政之事嗟嗟保
強費力之說也　布新之謂日月方奧介即月令孟春祈穀
　　于田祭先農之禮與厥民隅之義同天子載耒耜措之于
　　耦耕何至今歲將莫庤錢鎛不亦晚乎將
　　周以十一月為歲首保介之御閒暫莫正
　　民寒而聚居于隅我孟春事也暫待建辰
　　之始往亦自謂其時之三月始治新畬始

而尚未得歸至九月受厥明乃期之之辭
朱鼎甫以爲卒歲非卽時賦物之比不
之用也蓋小明大夫可以文害辭也則此
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莫春爲夏之正月信
西以十二月至于艽矣
野至明年之九月尚案張氏此條發明鄭
未得歸經歷踰年之孔周正之說亦極精
久所以憂也此詩首
尾相應次序甚明與
周正合若以夏正二
月而說則仲春非歲
首不得以爲除舊而
布新白二月至九月
則二月氣已暖至九
月霜雪而草木亦不
得以爲離愍寒暑也
案張氏此章發明周
正之言十分精當若
毛傳以方奧爲二月
之初訓奧爲煖則二
月尚未可云煖鄭又
據爾雅又四月爲陰

尚書

虞書舜典篇月正元日舜大禹謨篇正商書伊訓篇二月惟仲篇惟
正月上日受格于文祖　正月同上前以攝位告此以卽政告也
終于文祖　案虞夏皆建寅此正月謂建寅之月也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正月同上建寅夏正也
二月乙丑伊尹朝
尹祠于先王晬服奉嗣王
奉嗣王祗見歸于亳

九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煖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蕭穫菽爲歲晚九月之事明以此爲周正則此二月爲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厥祖

孔傳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五年服闋

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孔疏曰周制君薨之月卽改元年以明世新君之元年此殷法也周法始以踰年卽以其年爲元年湯以次不待正月以爲首君薨而新君卽位卽位

元年十一月崩至此

紊商家建丑此十二年十一月爲再期至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之年則方其改元既

月乃商之十二月夏十二月服闋三年之以建丑爲正據此以已踰年矣又加以元

之十一月也 喪二十五月而畢也 爲商周改正朔不改祀至三祀之二十五

蔡氏書傳以元祀爲張氏吕氏曰若以元月數此十二月卽夏月則爲四年而非三

太甲踰年卽位改元祀爲踰年卽位改元年之十二月張氏吕氏曰祀孟子明言三年復

以建丑爲正據此以已踰年矣又加以元曰改正卽是改月商歸于亳非四年也而

爲商周改正朔不改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改夏正以十二月爲況營桐之舉乃人臣

月數此十二月卽夏月則爲四年而非三正月周改商正以十之大變不得已之事

周書泰誓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惟十有三年予河朔

春大會于孟 孔疏是周之正月二十八日

子昧爽王朝

至于商郊牧

牧誓篇惟甲子昧爽

武成篇惟一厥四月哉生

月壬辰旁死明王來自商

魄越翼日癸至于豐乃偃

一月爲正月子正以伊尹周幸其君之終夜牛鳴朔丑正以雞喪而急迎以歸故不鳴爲朔寅正以平明待歲首正月也由是爲朔烏有改正朔而以觀伊訓之元祀非不改月數之理乎可踰年改元之年而十謂片言破的矣又曰二月爲商之十二月庚寅受禪皆以正月夏之十一月信矣行事革商周革命皆改正朔以歲首之一月爲正月八君重居正也月必書正猶年必書元今干歲首但書冬十二月而不書正則是商一代皆無正矣何以號令天下繫哲萬國乎

津

孔傳此周之孟春

孔疏知是周之孟春

建子之月者案劉歆明曰癸巳始發戊午日夏之十二月四日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明年百里師行日三十里二月甲子咸劉商王故三十一日而渡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義曰周去孟津于正月夏之十一月也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張氏吕㠯曰案後世周二十八日渡孟津改用周正如唐武后凡日三十里蓋特言天授元年十一月朔師行之大法耳案書日南至以十一月爲明言癸巳王朝步自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周是正月三日初發夏正月爲一月至晟無疑也漢書律歷志宗又以子月爲歲首泥于師行日三十里以斗建紀月行之僅之言以爲殷十一月一年而止俱不改時戊子日初發自戊子月亦未嘗書十一月至戊午凡三十一日爲歲首也則此春爲而行九百里明與本建子之月周改子月支癸巳日背謬當以

漢書律歷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昧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旦明日王辰又案此爲周之二月四午日夏之十二月四日九也

巳王朝步自武修文至越

周于征伐商三日庚戌柴

戊午師渡孟望大告武成

孔疏伐紂之年是周正辛卯朔二日是王辰三日是癸巳發鎬京始東行二十八日

孔傳曰孟津至朝歌戊午渡河二月辛酉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朝甲子殺紂爲二月蔽宜速

孔疏曰戊午之明日寅朔三月庚申朔四猶皆于河朔癸亥巳月巳丑朔哉生明謂陳于商郊凡經五日四月三日其日當是日行八十里

辛卯丁未祀于周廟

案此一月卽泰誓十是四月十九日越三有三年春之周正月日庚戌柴望是四月夏之十一月也不曰二十二日以正月始正而曰一者此時武往伐四月告成功連王初伐商未革殷命閏凡歷五月

商郊

津癸亥陳于

爲春正月必矣漢唐孔氏之言爲正諸儒俱無異辭蔡氏以爲孟春建寅殆未及聞朱子晚年之定論故有是云也

金縢篇秋大

熟未穫天大

雷電以風禾

盡偃

張氏吕㠯曰案豳風夏正云八月其穫則此云秋者爲七月丁孔傳周公攝政七年夏爲孟秋于周爲季二月望後六日乙未秋也又八月雷乃收爲二十一日聲雷電以風亦爲七張氏吕㠯曰此二月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既望爲夏之十二月指十月也豳風言十與小明詩二月初吉洌

召誥篇惟二三月惟丙午越三日丁巳洛誥篇惟三月

月既望越六朏越三日戊用牲于郊越月哉生魄周

朝申太保朝至翼日戊午乃公初基作新

于洛卜宅至社于新邑越大邑于東國

越三日庚戌七日甲子周洛

太保乃以庶公乃朝用書

殷攻位于洛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

未改正朔故但曰一案此爲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

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

案此三月卽召誥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召誥言周公以乙卯至

月納禾稼春秋書冬同義二月不繫之時大無麥禾亦謂十月耆二月于周非春也

寅位成若翼 孔疏曰周公以乙卯洛丁巳用牲于郊戊至洛是三月十二日午社于新邑爲三月丁巳用牲于郊是十五日此云始生魄四日戊午是十五日月十六日者郊社禮首十月爲歲終會計歲事皆于十月此篇書秋不書月以七月于夏周皆秋無俟乎書月也春秋書冬不書月以十月于夏周皆冬亦無俟乎書月也然則此篇所稱亦周時也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 甲子是三月二十一日畢規模大定然後日用書謂賦功屬役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次序正是相攸此十六日當是己未四方大會之時再隔六日卽是甲子卽用書命邦伯賦功屬役互文參錯以見義實合二篇日月參觀之

達觀于新邑營 案此卽洛誥所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也丙午朏是三月三日戊申是三月五日甲寅是三月十一日乙卯是三月十二日孔疏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張氏吉甫曰孔氏以周之三月爲農時是夏之正月也

予惟乙卯朝戊辰王在新多士篇惟三多方篇惟五顧命篇惟四至于洛師云邑烝祭歲云月周公初于丁亥王來月哉生魄王云 云至在十有新邑洛用告自奄至于宗不懌

孔尊云致政在冬追本其春來至洛

二月 商王士 周

案此乙卯卽召誥之孔傳成王旣受周公孔傳周公致政明年乙卯三月十二日也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之三月致政在冬以下文總二月戊辰晦到周公正義云王以周公攝結周公攝政之事在攝政盡此十二月政七年十二月來至征奄滅其國五月還卽引此顧命之文此十有二月十二月夏孔疏云自此以下周新邑明年卽政此篇至篇京之十月也追本其春公歸政成王之事也繼王居洛之後故知來至洛三月而謂之周公攝政七年之冬是致政明年之三月正也五月不繫之夏文云病日臻旣彌留春明是夏之正月若王受周公誥卽東行也鄭云成王元年三者五月于周非夏也則成王遇病已多日夏正三月于周己名赴洛以十二月晦戊月周公自王城初往至甲子乃發命耳孔仲夏不名春矣 辰日到新邑明月是成周之邑周王命告以爲十六日卽是甲夏之仲冬爲冬節烝殷多士是也子者亦未是經文無答其月是周之歲首張氏吉甫曰此係周越幾日之文則篇中

特異常祭故加文王言月
武王騂牛各一也後
又總述之言周公盡
此十二月大安文武
受命之事攝政凡七
年矣又曰周十二月
是建亥之月戊辰是
其晦日明月卽是夏
之仲冬建子之月言
明月者此烝祭非朔
日故言月也案此烝
祭在歲首則周改冬
爲春改子月爲正月
信矣

易經

臨卦彖曰至說卦曰兌正
于八月有凶秋也萬物之
王弼註八月陽衰而
陰長故曰有凶
所說也

日數皆不可臆斷
張氏吉甫曰四月夏
三月也金縢書時不
書月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顧命書月日不
書時蓋周以子月爲
正于夏正有兩月之
不同而夏正前代行
于民閒已久而正月
正歲又自有參差之
不齊故于時月日之
書皆不相繫以一臣
民之視聽使之不惑
此周一代之書法也

案八月何氏以爲從正義曰兌位是西方
周正建子陽生至建之卦斗柄指酉是正
未爲八月朱子本義秋八月也
前說從之而褚氏又張氏吉甫曰兌正秋
以夏正建寅數起至夏時也夏時百王所
建酉爲八月朱子後同不曰兌正秋而曰
說亦兼用繫意前說兌孟冬于卑不可也
用周正爲是易之教此與魯史奉周正朔
見微知著未月一陰而書之以紀事者自
初生正所謂履霜之不同
始于此曰有凶示人
當抑陰于方萌若待
夏正建酉之月則陰
已盛長無復聖人之
垂戒矣至張氏吉甫
謂文王商之臣子當
用商正以建申爲八
月同孔氏說以用周
正爲僭號稱王此恐
太拘泥三正原通行
不禁公劉當夏之時
已自以子月起數又

何有于文王時而必用商正也

周禮

太宰正月之宰夫歲終則大司徒正月大司馬正月大司寇正月吉始和布治令羣吏正歲之吉始和布之吉始和布之吉始和布之吉始和布于邦國都鄙會

教于邦國都政于邦國都刑于邦國都

乃縣治象之

鄭注歲終謂周季冬賈疏知是周之季冬鄭注周正月朔日

法于象魏使

賈疏知正月始和布教鄭注周禮凡言正歲者以正月始和布教鄭注周正月至今歲終賈疏周禮凡言正歲是周正月至今歲終建子正月也

萬民觀治象

考之是盡一歲十二者則夏之建寅正月之事故知非夏之直言正月者則周之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歲終也後凡言歲終建子正月也以周正布治至正歲倣此

建寅之月又書商縣

于象魏也

賈疏知正月是周正者以下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正歲建寅故知此是建子之月

已上周禮正月是用周正夏十一月也

大司徒正歲凌人掌冰正遂大夫正歲太史正歲年訓方氏掌道令于教官曰歲十有二月簡稼器修稼以序事頒之四方之政事各供爾職修令斬冰三其政

于官府及都

與其上下之

乃事以聽王凌

命

鄭註正歲季冬大寒徑術之屬也

鄭註稼政月令之孟春所云修封疆審端

鄭註正歲夏正月朔也三之者備消釋冰方盛之時凌冰室

賈疏周雖以建子爲正行事則皆用夏之

張氏吉甫曰朱子所謂周禮有正歲正月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一月周實是元改作春二月冰猶未堅也

鄭註中數曰歲朔數日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歷

邦國

傳道正歲則

布而訓四方

而觀新物

鄭註四時于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若志淫行辟則以政教化正之

眡祲掌十輝小司寇歲終士師歲終則之法以觀妖則令羣士計令正要會正祥辨吉凶正獄弊訟登中歲帥其屬而歲則行事歲于天府正歲憲禁令于國終則弊其事率其屬而觀及郊野

鄭註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以順民心弊鄭註上其所斷獄訟也遂斷也歲終則計其吉之數書于祖廟天府藏凶然否多少而行賞者重其斷刑使神監之罰

張氏昌齡曰凌人正歲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訓方氏正歲夏正月也小司寇歲終考之皆夏正月也所謂猶自夏焉者也

士師先歲終而後正歲眡祲先正歲而後歲終考之皆夏正月夏季冬也所謂猶自夏焉者也

已上周禮正歲是用夏正夏之正月也

明堂位篇魯雜記篇孟獻郊特牲篇伊君孟春乘大子曰正月日者氏始爲蜡辂建弧韣祀至可以有事蜡也者索也帝于郊季夏于上帝七月歲十二月合六月以禘禮日至可以有祡萬物而索祀周公于太事于祖七月饗之也

而禘獻子爲廟

鄭註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季之也

鄭註周正月建子之月夏建巳之月

張氏昌齡曰建子是月七月日至夏至日民息已收謂收斂則十一月而謂之孟春也獻子欲以兩至相詩所云十月納禾稼建巳是四月而謂之對建子冬至既祭上月令孟冬祈來年于

鄭註歲十二月謂周正建亥之月夏之十月也

孔疏知是周十二月者以下云既蜡而收月出入相補故知是周十二月也

季夏六月則春秋建酉夏至亦可天宗皇也此經文據子之爲春明矣

禘祫非也魯之祭祀周正故爲十二月

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大祭宜用首時應禘于孟月于夏是四月于周爲六月傳記禮之所由失

張氏爾岐曰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至以周十一月不爲冬也建午之月夏至而曰七月日至不曰夏至以周五月不爲夏也然則春秋建子之月不以爲冬而以爲春亦明矣

案此篇言七月而禘獻子爲之爲禮之所由失則禘宜在季夏六月明矣周之六月夏之孟夏四月也祭

宗廟宜用首時禘應于孟月所謂祭享猶自夏焉也二篇相爲表裏而此篇之言證周改時改月尤明白

論語

曾點曰莫春顏淵問爲邦者春服既成子曰行夏之時

至詠而歸

何晏註包曰莫春者張氏爾岐曰夫子明言行夏之時有夏之季春三月也

案此莫春謂周期是夏時則有商周之時矣正何註亦謂季春之子謂周實是改冬爲三月而張氏謂寧必春改十一月爲正月欲强從周時據項氏夫子只是爲他不順安世說叶漢志祈穀故欲改從建寅若周之祭舞以七十二人元不改時周則夫子

遠者五六八五六三亦不須告顓頊以行十也童子六七人六夏之時矣七四十二也祭而歌舞有詠歎淫泆之辭故曰詠而歸蓋點欲以農事爲國故指孟春祈穀之事言之亦用世之事牽強特甚夫夏正通于民俗撫時道景非夏時不能切近人情如詩咏春日遲遲不可謂是周之正月秋日凄凄不可謂是周之七月冬日烈烈發發不可謂是周之十月此莫春若以周時言之則是夏之正月也豈有風浴之理乎此不必強同者也

孟子

梁惠王上七滕文公上秋離婁下歲十七八月之閒告子篇公都

八月之閒旱陽以暴之　一月徒杠成雨集　子曰冬日則

趙岐註周七八月夏趙岐註秋陽周之秋之五六月也朱子集註十一月夏五六月也朱子集註

註同　成　同　飲水　飲湯夏日則

趙岐註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朱註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

趙岐及朱子俱無註愚案此冬曰夏曰當指夏正言若周之夏曰是夏之二三四月皆宜飲水乎

案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宋儒既有冬不可爲春之疑而主周正者又於經典一二偶不合之處必欲强以同之是自尋破綻是以後人益增惶惑靡所適從愚謂改正朔卽是改時月周斷無稱冬十一月爲歲首之理王者之發號施令與

史臣之編年紀事自宜畫一斷無不用周正而反從夏正之理惟民俗話言習于夏正已久偶有雜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如毛詩用周正而春日遲遲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則不可以周正言以撫時道景于夏時爲切也論語行夏之時明言周家改時而莫春曰春服既成孟子通篇用周正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俱不可以周正言以飲食日用于夏時爲宜也惟不必一一強求其同而正無害其爲同因得張翠屏先生定本附列于時令表之後其未備者增入之其强合者駁正之而後學者于諸經通達無礙無齟齬不合亦無勉强求合之病而春秋王正月之爲周正益瞭然無疑矣其于經學未必無小補云

附錄

余慈春秋時令表集春秋經傳證明周家改時改月以駁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誤已經七年乾隆辛酉於鄧梅廬年丈處得覩元儒史文璣先生管窺外篇其論周家正朔月數與愚見脗合不禁先得我心且其所引陳定宇張敷言二家之說詳明確當眞足薈萃諸經疏通隔礙而史先生之折衷尤核讀此則凡尚書毛詩周易周禮禮記論語孟子所言時月參錯不齊悉與春秋相通不煩牽就扭合不似蔡氏解書主不改時月之說遂置春秋于不問也謹備錄其說於左

史氏伯璿曰月數之說朱子孟子註以爲改蔡氏書傳以爲

不改然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數是自寅月起
數夏正也觀於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
類是自子月起數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
遂定爲一代之正朔以膺發粟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
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則蔡氏恐不如
朱子之的當近代惟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爲分曉

陳定宇曰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于
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孟子左傳後漢書陳寵傳極爲
明著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匄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
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侯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
九月十月之交平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

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公十
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月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
以爲異而紀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
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紀之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
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
寒故異而書之耳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
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猶按夏時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
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公十四
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
之春于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

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說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今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言春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放之不審安得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夏熱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淵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爲春之說陷于一偏明矣

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援引的當已無可議但商書再言十有二月正蔡氏主意之張本陳氏既不於彼處辨之及至此處辨論又無一言及彼惟張敷言之說可以補陳說之缺今存於後

張敷言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閒者伏讀春秋至王正月而竊得其說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

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考之老人所歷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俱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執事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令人故都不致詰卽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必改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于史冊者卽用時王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與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

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爲一月信矣以爲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月便可祈穀上帝便可犧牲毋用牝也曰未有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考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爲權宜得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喪改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之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月

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何足取法蓋秦以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及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暇毀冠裂冕更姓易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秋王正月之一詞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史氏伯璿曰張氏之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於商書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補陳說之缺故備錄之於此

云

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又言惟十有二月朔是商雖以丑月爲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以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張敷言之說極有理所礙者卽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或正以此破張氏故及此蘇氏謂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宜在伊尹而有之此是據周禮以律商耳三代之禮至周大備踰年改元至周始定此制夏殷時未嘗有也二孔傳疏云殷家尚世次周法始以踰年改元已于伊訓明言之質踰月卽改元以明蘇氏推周制律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召公親與周公同僚爲周公所敬信豈知禮反不及蘇氏邪是皆未得爲至當蔡傳引秦正爲不改月

數之證張數言已辨之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意者平王于遷洛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併改月數以合之愚竊以爲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爲春秋所礙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爲此說蓋欲爲蔡氏剔撥此礙會諸經而定爲不刊之論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爲據方可取信來世今但以臆度傳會未得爲定論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意於此邪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矣安在其爲建亥乎 此一段係蔡氏之言

史氏伯璿曰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閒私稱已皆是寅月起數者矣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已不得爲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閒私稱夏正而書之無足疑者此於周改月數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爲據也

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

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莫春之時麰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麰麥將熟則是建辰之月夏正之莫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意則其攷之固不審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奉天之政乎此一段俱蔡氏之言

史氏伯璿曰四時改易冬不可爲春之疑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顏子問爲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爲春則周之異於夏時之春則夫子何必曰行夏之時哉至於鄭氏箋詩葑亦不知民閒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之故致此誤耳蔡氏非之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辨而自解析矣葑詩爲歌詠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特臣工一篇爲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氏必欲拗以從子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爲不改月數之證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

史氏伯璿曰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爲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

意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耳時王正月在周家雖因國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皆以寅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爲有正般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烏在其爲天正地正建子爲正建丑爲正也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於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爲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歷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明日

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己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以驚蟄爲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覇死覇朔也生覇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旁生覇越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史氏伯璿曰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傳則此尤爲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所證據之比讀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彖辭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爲自子月數起當是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言於後終不如主前說之力況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

錄答學者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爲臨彖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淩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則變則二陰長而漸盛故其凶在陽況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爲臨陽避退則爲遯陽在上示下則爲觀然則避退可以言有凶在上示下不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別取義明卦矣不應於此又指爲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無凶明甚卦辭又文王所繫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周公一之日二之日紀數也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百年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議論援據似覺平正確實愚深信之而同志辨詰紛然暇日裒集諸說一處仍疏己見於後以俟有道而就正焉已上俱館錄

愚按史先生及張陳二家之說可謂精心考究然尚有一二未盡者愚請得而折衷之張謂晉獻公時未敢遽用夏正卜偃對君只沿民俗之通稱此猶是以常見拘泥晉實是行夏正看僖十五年韓之戰及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與經所書先後俱差兩月經用周正傳因晉俗而用夏正此便瞭然杜預載汲冢書記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理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之所不禁看豳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

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周有天下遂定爲正朔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文王於殷時豪易於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八月爲夏之六月夏殷時不禁豳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啟之罪狀有扈氏只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孔子大聖人爲周之臣子不當教顏淵以行夏之時矣當日答顏淵只是現在侯國有用顏子爲政者便當行此數事非必謂代周而有天下更姓改物然後行夏之時也孔子時不比孟子時以扶起衰周爲念若謂百年之後代周而王者當如此則孔子教顏淵乃是懸空說話不是現在可行之事豈聖賢商略治道之旨乎可見當時原是通用在聖人亦看得平常又何疑于晉之用夏正也呂氏大圭以爲孔子答顏淵行夏之時謂顏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當如是爾如使顏子未能改革天命則亦將從時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時其說太荒唐顏子當日是布衣豈有改革天命之理彼其謂秦以寅月書正第蓋未知夏殷周三正原通行故耳彼第見呂不韋作月令用夏正故以十月爲歲首亦未然彼其謂秦以十月爲歲首亦未然彼第見呂不韋作月令用夏正故云然不知秦亦改時改月亥月竟稱春正月至寅月已稱夏四月矣沿至漢高惠文景之世猶然至武帝太初定歷改用夏正史官因追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

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宮金水無會聚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著者也詳見唐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注及宋劉攽貢父說中顏劉俱在史前而史援引張說未及辨正可見考核精細之難也

又案秦時置閏俱稱後九月蓋是時歷法不講不知隨時置閏之法都堆積在歲終春秋末年已有此病此亦秦改時改月之一證也秦史只稱爲閏十二月漢太初以後追改爲後九月耳

平湖何錫驊
元和管禮昌 校